

談談巴利偈頌體故事

——以《施幢者長老的阿波陀那》為例*

高明道

佛教經典的體裁不是散文，就是詩歌。當然，這是現代的用詞，傳統的表達方式不一樣——照釋氏的行話，前者叫作「長行」，後者稱謂「偈頌」（亦簡作「偈」或「頌」）。不過這樣說又失之簡約，因為古代傳進來的印度文學概念，經過翻譯，有時容易產生混淆的局面。舉例來說，唐朝高僧法藏在其《〈華嚴經〉探玄記》就歸納指出：「頌有四種：一、數字頌，謂依梵本三十二字為一頌，不問長行及偈。二、伽陀頌，此云『諷頌』，或云『直頌』，謂不頌長行也。三、祇夜頌，此云『應頌』，謂應重頌長行法也。四、憍陀南頌，此云『集施』，謂以少言含攝多義云『集』，用以施人，令易受持，故云『集施』。此上三種頌，或七言，或五言、四言、三言。」¹依此，還有「數字頌」跨越長行、偈頌二類，唯一功能在於計算篇幅。其範疇既跟散文、詩歌的區分不符，自不含蓋在本文所謂「偈頌」內。

修多羅的長行與偈頌，樣態多元。隋吉藏《〈百論〉疏》裡「總談設教，凡有三門：一、但有長行，無有偈頌，如《小品》之類；二、但有偈頌，無有長行，如《法句》之流，三、具存二說，如《法華經》等。」²其中，純然由偈頌構成的經文令讀者最難馬上掌握，表達義理的偈頌不用說，連講故事的也是如此。巴利《經藏》（*Suttaṭīkaṃ*）的《小部》（*Khuddakanikāyo*），除吉藏提到的《法句》（*Dhammapadam*）外，還包括數種內容全部為詩歌的典籍，諸如《天宮事》（*Vimānavatthu*）、《餓

* 礙於篇幅，拙文紙本省略注釋內文，全文煩上法光網站閱讀或下載（<<http://fakuang.org.tw/>>）。不便之處，敬請海涵。

鬼事》（*Petavatthu*）、《阿波陀那》（*Apadānaṃ*）等。這幾部均以敘事為主，談天神、餓鬼、佛陀眾弟子的因果故事，但讀者翻閱，未必能明瞭個別的因緣在講什麼。在此隨手舉個例子來說明。《長老阿波陀那》——也就是《阿波陀那》裡接在《佛阿波陀那》、《獨覺阿波陀那》後的第三單元³——第六品載有「達伽達耶迦」長老的故事，前後九首詩，在《漢譯南傳大藏經》翻作⁴：

- （一）巴多穆塔拉，美道樹下坐，雀躍心內喜，於彼吾載幡。
- （二）手執樹落葉，投棄於他處，內外皆清淨，解脫盡諸漏；禮拜菩提樹，如向正覺尊。
- （三）善逝世間解，受吾尊供人，比丘眾中立，師說如次偈：
- （四）「依此幡布施，更依此奉事，十萬劫之間，彼不墮惡趣。
- （五）幾百度為王，彼在於王位，稱名嚙羯吒，為世轉輪王。
- （六）彼享無虧樂，淨根所使故，彼向瞿曇佛，樂於受其教」。
- （七）專念勤精進，心靜無執著，等正覺者教，吾保最後身。
- （八）五萬一千劫，有王嚙羯吒，五百萬劫昔，有王名美佳⁵。
- （九）四種無礙解.....

傳統佛教的文化裡，這串偈頌要輔以兩種補充資料，一種是人物背景的敘述，另一種處理詞語、文句的疏通。到後來，二者匯集到書面的注釋裡。例如《〈小部·阿波陀那〉義說》（*Khuddakanikāye Apadānaaṭṭhakathā*）記載，具壽施幢者長老（*āyasmā Dhajadāyakatthero*）曾在過去眾佛之處承事過，且每輩子在某佛累積了諸多構成提升條件的福德資糧。巴都目達啦（*Padumuttara*）世尊⁶的時候，（後來的）施幢者生在一個顯赫的宗族。長大之後，因對導師有了信任感，便託人用多種很好看的布樹立起一面旗子。⁷由此善舉，他每一新輩子都在高貴的家族出生，備受尊重。⁸後來，釋迦佛出興於世，仍出身善家。及至成年，娶妻生子，享有名聲、大財富，但等到生起信心，對導師有了信任感，就捨棄在家生活，出家去了，不久便成為阿羅漢。⁹在他獲得四果後，想起過去所造善業，心生喜悅，所以宣說幾首偈頌，好讓別人知道他前世的故事。¹⁰

大體來說，這是《注》中提供的施幢者長老背景訊息。據此，當講經弘法的比丘演說時，若要提及該長老，就有資料可發揮，讓古時佛陀門下的一個弟子變得有血有肉，令人聽起來津津有味。不過從整部《〈阿波陀那〉義說》來看，「背景訊息」絕大部分都是展轉重複、自由重組的內容而已。個別構成部分的出現率統計如下¹¹：「在過去眾佛之處承事過」（“purimabuddhesu katādhikāro”）168 次，「每輩子在某佛」（“tattha tattha bhava”）347 次，「累積了諸多構成提升條件的福德資糧」（“vivatṭūpanissayāni puññāni upacinanto”）178 次，「巴都目達啦世尊的時候」（“padumuttarassa bhagavato kāle”）68 次，「生在一個氏族家」（“ekasmiṃ kulagehe nibbatto ”）66 次，「長大了之後」（“vuddhimanvāya”）73 次，「對導師有信任感」（“satthari pasīditvā”）42 次，「由此善舉」（“tena puññakamma”）41 次，「每一新輩子」（“uppannuppannabhava”）18 次，「後來」（“aparabhāge”）126 次，「釋迦佛出興世時」（“imasmiṃ buddhuppāde”）187 次，「生在氏族家」（“ekasmiṃ kulagehe nibbatto”）85 次，「成了年」（“vuddhimanvāya”）73 次，「生起了信心」（“saddhājāto”）32 次，「對導師有信任感」（“satthari pasanno”）24 次，「放棄在家生活」（“gharāvāsaṃ pahāya”）21 次，「出家去了」（“pabbajitvā”）258 次，「不久……阿羅漢」（“nacirasseva arahā”）100 次，「不久……阿羅漢」（“nacirasseva arahā”）100 次，「獲得了四果後」（“pattaarahattaphalo”）17 次，「想起過去造的善業」（“pubbakammaṃ saritvā”）147 次，「感到喜悅」（“somanassajāto”）172 次，「好讓別人知道他前世的故事」（“pubbacaritāpadānaṃ pakāsentō”）193 次。

《〈阿波陀那〉義說》對人物的描繪無疑僅參照某一典範，在基本模型上增添若干有代表意義、具特色的小細節，如施幢者長老因「託人用多種很好看的布樹立起一面旗子」（“sundarehi anekehi vatthehi dhajam

kārāpetvā akāsi”) ，後來都「在高貴的家族出生」 (“uccakule nibbatto”) ，
 「備受尊重」 (“pūjaniyo ahosi”) ，到最後一世還「娶妻生子」
 (“puttadārehi vaḍḍhitvā”) ，「享有名聲、大財富」 (“mahābhogo
 yasavā”) ，這幾個短句或片語才襯托出施幢者與眾不同之處。因此很顯
 然，要把《施幢者長老的阿波陀那》弄清楚，必須區別哪些內容屬於格式
 化，哪個是核心情節。其實，偈頌的部分——也就是《阿波陀那》的經文
 本身——道理一樣。在分析之前，先提供參考過《注》的新試譯¹²：

我曾怡悅懷喜樂 在巴都目達啦佛 最勝至上菩提樹
 懸掛供養一面幢 (1314)¹³

我將菩提樹落葉 撿拾後向外拋擲 禮拜至上菩提樹
 如於內外皆清淨 徹底解脫無諸漏 正等覺者之面前 (1315)¹⁴

巴都目達啦導師 受諸供養世間解 立於比丘眾之中
 宣說以下諸偈頌 (1316)¹⁵

由於如是幢供養 以及奉事兩種因 此人長達十萬劫
 將不往詣至惡趣 (1317)¹⁶

諸天當中將享受 天神眾多福與美 然後多達數百次
 成為大國中君王 並且名為兀嘎朵 當作轉輪聖帝王 (1318)¹⁷

享受榮耀極樂後 備受白根之啟迪 將於瞿曇佛世尊
 教法生起好樂心 (1319)¹⁸

等正覺者教法中 我乃堅定勤精進 寂靜不求世間物
 持有最後一身軀 (1320)¹⁹

五十一萬劫之久 我名稱為兀嘎朵 而於五百萬劫內
 我作武士名味擴 (1321)²⁰

四種無礙辯才慧 並此八種解脫定 六種通明均親證
 佛陀教法今已成 (1322)²¹

最後附上定型句：「具壽施幢者長老如此宣說這些偈頌。」²²縱覽九偈，
 第三、第六、第七、第九共四首，全部內容在《阿波陀那》他處看得到。

具體地說，第三首（1316）四句，除開施幢者長老故事外，各句出處總數²³為：第一句 34，第二句 42²⁴，第三句 8，第四句 51²⁵；第六首（1319）四句的情形為：第一句 8，第二句 41，第三句 16，第四句 2；第七首（1320）則為：第一句 2，第二句 14，第三句 18，第四句 20；最後第九首（1322），緬甸版省略了第二、第三句，所以該兩句無法提出較確切的數據，但第一句另見 601 處，第四句甚至多達 844 處，算是冠軍。以上四首內容屬於《阿波陀那》不斷重複使用的偈句。至於其餘五偈，重疊的套句則多寡不一。第一首（1314）僅有第四句堪稱獨特，其餘也為展轉使用：第一句尚見 16 處，第二句見 7，²⁶第三句 25。第五首（1318）六句中只有三分之一能代表施幢者長老故事的特色，因為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四句分別還見於《阿波陀那》1、3、5、51 地方。內容一半一半的偈頌乍看之下有兩首：第二首（1315）第三、第五、第六等三句的他處分布的狀況為 2、6、1，而第四首（1317）第三、第四句另外還有 20 與 5 的出處。實際上，第二首因為有版本問題，所以沒有那麼單純——如果第四句採用暹羅本的“*suvimuttamanāsavaṃ*”，《阿波陀那》就有另一個出處，而且正好跟施幢者長老故事一樣，前句又是“*antosuddhaṃ bahisuddhaṃ*”！²⁷態度保守的話，第二首也應該屬於內容三分之二為套句的偈頌，換句話說，描述如來「徹底解脫無諸漏」的偈句未為本故事特有成分。當然，不管你怎麼看待此細節，結論還是一樣：《施幢者長老阿波陀那》九個偈頌當中唯有一首——亦即第八首（1321）——用詞純然全新！

這並非否定在不同組合重複出現的句子有它的意義，全面整合時仍得照顧，但是角色畢竟不同。倘若忽略其間差異，難免抓不到重點。那麼，施幢者長老故事的重點何在？根據以上剖析，包含三個層面。一是他過去世的特殊善業，所謂：「我……懸掛供養一面幢」，「我將菩提樹落葉 撿拾後向外拋擲」。這一點在《義說》也用「託人用多種很好看的布樹立起一面旗子」提出，不過僅講了一半，整理環境則沒有再強調。²⁸第二是巴都目達啦的預言：「由於如是幢供養 以及奉事兩種因」，未

來的施幢者長老會享受「諸天當中…… 天神……福與美」，「並且名為兀嘎朵」當王。第三與此呼應，陳述其樂果，「五十一萬劫之久 我名稱為兀嘎朵 而於五百萬劫內 我作武士名味擴」。此部分於《義說》所謂「在高貴的家族出生」和「備受尊重」看得到影子，只是注中還特地指出到最後一輩子施幢者出家前仍「娶妻生子」，並「享有名聲、大財富」。

勾勒出故事的輪廓，整體的情節很清楚離不開因果的闡述。就個別成分論，當時的佛還在世，但主角的善業以其菩提樹為對象，如同面對著世尊。供養、奉事（即維持環境的整潔）、禮拜該樹，在他心目中跟供佛、事佛、拜佛顯然無別。此類宗教行為自是信仰的表現，在不少巴利典籍都看得到。²⁹接著是洞察三世的佛對他出家弟子預言供養者未來長久的樂果。這一點跟契經中的授記有別，因為並非指出當事人何時將成佛，而是渲染人天善報，只有最後才提：要等到釋迦佛出世，施幢者長老的「白根」就會引發他對佛陀的教法感興趣。依此，《阿波陀那》表露的佛教信仰裡毫不忌諱生天或當人間執政者，反而把這類果報視為理所當然。此態度在巴利聖典也隨處可見。施幢者故事較特別的地方在上、下強烈的對比。「上」的價值或意義正面，「下」便相反。³⁰主角供養的旗子（「幢」）不僅花錢作得好看，而且據《義說》還「高懸在竹竿頂尖上」（“*veḷagge laggetvā*”）。供養這面世俗象徵王權、此處樹立在勝者（佛）降伏魔軍處的勝利幢後，主角又將已經下墜、落地的樹葉處理乾淨。他的果報自然是「上生」——不是享天樂，就是生「在（人間）高貴的家族」，「備受尊重」。連他名字都不是偶然的：兀嘎朵（“*uggato*”）意味著「已升起的」、「高大」、「高貴」、「顯著」等³¹，而味擴（“*megho*”）不但指飄在天空的「雲」，同時也象徵「眾多」³²。怪不得施幢者最後生在人間，仍「娶妻生子」，並「享有名聲、大財富」！諸如此類的理解，很清楚地不可能從一個個偈頌字面上獲得。因此，就如前面所說，純偈頌體的經文，即使是故事的講述，都不容易閱讀。

1. 見 T 35.1733.137 c 19-26。此說為後代學者沿用，如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X 3.221.612 a 19-b 3）、唐澄觀《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與《〈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分別見 T 36.1738.711 10-17、T 35.1735.543 21-27）、唐宗密《〈圓覺經〉大疏》（X 9.243.351 c 13-17）等。

2. 見 T 42.1827.238 b 8-11。

3. 第四單元為《長老尼阿波陀那》。佛教文獻中“*Apadānaṃ*”一詞的本義不得而知（參 Oskar von Hinüber,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1st Indian edition ed.,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7) 第 61 頁），所以拙文寧願用傳統的音譯，而不採納任何意譯方式，尤其避免參考較常看到的「譬喻」，因為該譯詞在相關華文研究長久以來已製造了無限的混亂。

4. 見悟醒譯《漢譯南傳大藏經·小部經典·四·譬喻經》（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5 年）第 140-141 頁。漢文目前似無其他譯本。

5. 悟醒譯本此處有注云：「Megha（雲）。」

6. “Padumuttara”一名，近代作品裡用的意譯方式有「勝蓮華佛」（例如《宣隆大師傳》第 102 頁〔2015 年 1 月 14 日第 1.2 版〕〔<www.sunlun.com/SBIO_Ch-Trad_v1.0F.pdf>, 13.2.2015〕）、「最勝華佛」（<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17/22/1789285_39734255.shtml>, 13.2.2015〕）「蓮華上佛」（<<http://www.ddc.com.tw/book/chapter.php?id=158&eid=756>>, 19.2.2015〕）。

7. 巴利原文為：“*ayampi purimabuddhesu katādhikāro tattha tattha bhava vivaṭṭūpanissayāni puññāni upacinanto padumuttarassa bhagavato kāle ekasmiṃ kulagehe nibbatto vuddhimanvāya satthari pasīditvā sundarehi anekehi vatthehi dhajaṃ kārāpetvā*

akāsi.”（在此，《義說》以 *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Tipitaka Version 4.0*〔簡稱 CST4〕為底本。）

8. “so tena puññakammena uppannuppannabhavē uccakule nibbatto pūjaniyo ahosi.”

9. “aparabhāge imasmiṃ buddhuppāde ekasmiṃ kulagehe nibbatto vuddhimanvāya puttadārehi vaḍḍhitvā mahābhogo yasavā saddhājāto satthari pasanno gharāvāsaṃ pahāya pabbajitvā nacirasseva arahā ahosi.”

10. “so pattaarahattaphalo pubbakammaṃ saritvā somanassajāto attano pubbacaritāpadānaṃ pakāsento padumuttarabuddhassātiādīmāha.”

11. 這些數據是根據 *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Tipitaka Version 4.0* 提出來的。

12. 偈頌以錫蘭本 *Suttantapiṭake Khuddakanikāye Apadānapāli Paṭhamo Bhāgo/Tạng Kinh - Tiểu Bộ Thánh Nhân Ký Sự Tập Một*（*Tam tạng Song Ngữ Pāli - Việt - Tập 39*）（Dehiwala: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 2008）第 190-192 頁為底本。

13. “padumuttarabuddhassa bodhimhi pādaputtame/haṭṭho haṭṭhena cittena dhajamāropayim ahaṃ//”。緬甸本、暹羅本、巴利聖典協會（PTS）本，“bodhimhi”作“bodhiyā”。“bodhiyā”是陰性處格，意味著「菩提」這個境界，但此處「菩提」指「菩提樹」，是陽性的名詞，所以“bodhimhi”較宜。

14. “patitapattāni gaṇhitvā bahiddhā chaḍḍayim ahaṃ/antosuddhaṃ bahisuddhaṃ adhimuttamanāsavaṃ/sammukhā viya sambuddhaṃ avandim bodhimuttamaṃ//” 暹羅本、PTS 本，“patitapattāni”作“patapattāni”（PTS 本勘勘注表明，所參考的寫卷皆作“sattapattāni”，但《義說》的引文是“patapattāni”，並用“patitāni bodhipattāni”來加以解釋，參 Mary E. Lilley 編 *The Apadāna. Part I*（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2000）第 108 頁）。“adhimuttam-”，暹羅本作“suvimuttaṃ”。

15. “padumuttaro lokavidū āhutinaṃ paṭiggaho/bhikkhusaṅghe ṭhito satthā imā gāthā abhāsatha//”

16. “iminā dhajadānena upaṭṭhānena cūbhayaṃ/kappānaṃ satahassaṃ duggatiṃ so na gacchati//”

17. “devesu devasobhagaṃ anubhossatanappakaṃ/aneakasatakkhattuñca rājā raṭṭhe bhavissati/uggato nāma nāmena cakkavattī bhavissati//” “devasobhagaṃ”，緬甸本、暹羅本、PTS 本以及 *Seluttarārāma* 收藏的貝葉經作“devasobhagyaṃ”；“anubhossatanappakaṃ”，CST4 作“anubhossatinappakaṃ”。

18. “sampattiṃ anubhotvāna sukkamūlena codito/gotamassa bhagavato sāsanebhiramissati//”
19. “padhānapahitattomhi upasanto nirūpadhi/dhāremi antimam deham sammāsambuddhasāsane//”
20. “ekapaññāsasahassee kappe uggatasavhayo/panññāsasatasahassee khattiyo meghasavhayo//” “uggatasavhayo” 和 “khattiyo meghasavhayo”，暹羅本改為複數，分別作 “uggatasavhayā”、“khattiyā khemasavhayā”（後者的名字也不一樣）；“panññāsasatasahassee”，錫蘭本原作 “panññāsatisahassee”，暹羅本作 “panññāsasahassee camuno”，茲從緬甸本、PTS 本及 Seluttarārāma 收藏本。
21. “paṭisambhidā catasso vimokkhāpi ca aṭṭhime/chaḷabhiññā sacchikatā katham buddhassa sāsanaṃ//”
22. “ittham sudam āyasmā dhajadāyako thero imā gāthāyo abhāsittthāti.”
23. 統計的結果仍然依照 CST4。
24. 一、二兩句一起出現的地方有 33 個。
25. 三、四兩句一起出現的地方有 7 個。
26. 二者合用另有一例。
27. 參上引 *Tam Tạng Song Ngữ Pāli - Việt - Tập 39* 第 526 頁。
28. 偈頌的補充說明倒是稍微提到，因為注釋「我將菩提樹落葉撿拾後」（“patitapattāni gaṇhitvāti”）時，順便也照顧到偈頌裡的 “bahiddhā chaḍḍayim aham”（「向外拋擲」），說 “patitāni bodhipattāni gahetvā aham bahi chaḍḍesinti attho”。
29. 當然，信仰會發展、演變。如今菩提樹的葉子常用作神聖的象徵，不像施幢者長老，把落葉當作垃圾丟。
30. 參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第 14-19 頁。
31. “having ascended; risen”、“high, tall; exalted, eminent”，參 Margaret Cone, *A Dictionary of Pāli. Part I: A-Kh*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2001) 第 392 頁。
32. “a cloud”、“a mass, multitude”，參 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 第 831b 頁。